

421
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

征文选集

——小说、故事

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征文办公室编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的文艺，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

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。

前 言

今年五月，是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。

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，是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。它全面地总结了“五四”以来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斗争；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；正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方向和道路。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伟大纲领，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强大武器，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路明灯。为了纪念《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我区广大工农兵作者和文艺战士，根据省、地革命委员会通知，认真学习《讲话》，广泛宣传《讲话》，努力实践《讲话》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投入《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的征文活动，创作了一批作品。现在，我们从各县（市）征文作品中选取了一部份，分别编印了《小说、故事集》、《诗歌、散文、曲艺集》、《征文画集》、《征文

歌选》等小册子，以纪念《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并更进一步推动和繁荣我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活动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编印文艺创作选集在我区还是第一次，如有缺点和错误，请各级领导、广大工农兵、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纪念毛主席
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
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

一九七二年五月

目 录

小 说

- 红心李.....欣 荣(1)
老站长.....陈志来(12)
清风岭上.....顾宗健(18)
火红的晚霞.....徐 鸣(30)
白浪湾的战斗.....叶镇豪(36)
茫茫大海有航线.....黄梦燕(46)
金色的种子.....斌 华(53)
海 燕.....竺乾成(59)
新农民.....陈涌强(75)
夜宿向阳镇.....林圣国(81)

故 事

- 鲁小园.....胡审严(87)
向红管天.....袁哲飞(94)
斗 牛.....刘俊亮(100)
阿明养牛.....华银岳(105)
阿法伯.....余通化(111)
铺石板.....任 何(114)
一分钱.....汪潮良(117)

红 心 李

欣 荣

汽车在山区的公路上行驶着。秋末的山野，天高气爽，远处的群山，线条清晰；近处的石崖，在午后的阳光中反射出古铜一样的颜色。经常看到山坡上闪过一片片白灿灿的油茶花，映照在色绿如蓝的水库或溪坑的水面上，很是明丽。农场的青年技术员赵健，无心欣赏这山区的景色，他焦急地从提袋里拿出县里批转的介绍信：竹苗五百兜，提货地点——陆家沙生产队。“陆家沙也养起竹园来了，这可能吗？”端详了一会，他心里又一次嘀咕着。

陆家沙，是桃、李的故乡。十多年前，赵健还在农学院读书，在一次专业实习时曾来过这里。那时他不是来采购竹苗，而是为自己的指导教师搜集水果品种——红心李的资料，他记得，那是个桃红柳绿的阳春三月……

……离开县城走了大半天路，才找到一条小溪。照老乡的指点，农学院大学生小赵顺着小溪朝前走。这时天已经晚了，特别是在山区，太阳一擦山，黑得特别快。前不沾村，后不靠店，他又急又怕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真不知道如何举步了。

忽听一声咳嗽，一个人影就在不远的前面站着。

“到陆家沙来的？”说话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老人。

赵健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。那人把手上的青柴棍

往沙里一拄，拍拍沾在巴掌上的沙子，往溪对面指了指：“那就是！”说完就朝前走。赵健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。这段路一会儿是沙，一会儿是乱石，细沙往鞋里灌，刺蓬往脚上扎，好不难走。在一片浅水旁，老人停住了。掏出竹根烟管，点起烟。他在等着后面的客人。

“同志，我背你过去怎么样？”老人说。

小赵笑着摇摇头。老人坐在乱石地上，把脚上的草鞋脱下来，丢给他：“穿上草鞋蹚溪，当心滑跤！”

恭敬不如从命，小赵很不熟练地穿上了草鞋。

进村时已经掌灯了。通过陆家沙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老陆的谈话，小赵才知道领他进村的老人叫李阿根。

陆家沙，是碧波溪中的一个冲积岛，这里的所谓土壤就是沙子。从前，这里也有居民，后来发了一次大水，连房加树一下子给抹平了。解放前几年，从东海金塘岛来了几户无处投奔的难民，他们重新在这里开垦起土地，李阿根就是陆家沙最早的居民之一。种庄稼没有肥料、农具，更谈不上牲口，李阿根便把从岛上带来的李树种子播下去。因为他从小在家乡学了一手果树栽培、嫁接的手艺，不久就在新开的猪尾巴地里培育出十几株李子树。这是李阿根夫妇的喜悦，也是全村穷苦人的希望：说不定种果树是陆家沙的活路哇。就在第一茬果子成熟的时候，县城里一个姓姜的什么“会”的参议员，乘着竹排到这里来游山逛水，拄着文明棍往李子园里转了半圈，胡说这片地是他姓姜的……李阿根的话语少了，笑脸没了，不久妻子也死了，只剩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。自己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李子，连尝也没尝一个呀！

“解放后，李阿根分进了土地，那十几棵李子树，也分

到他的名下。”提起李阿根，社主任的话象打开了水闸：

“这真叫土地还家呀；说也稀奇，这多年不开花的李子树，经老李一侍弄，第二年就放了花，挂了果……”

这种果子，赵健在学校的标本室里看到过，个大，皮薄，有一层淡淡的白霜，呈绿色，象是用绿色的羊脂玉石彫成的一样。用刀剖开，果肉透红，核儿象一颗鲜红的心。

“以后呢？”充满了好奇心的小赵又问。他想到自己这次出差的目的，打算详细了解李阿根改造果品品种的过程。但是社主任跟他谈的却是另外一码事：

“今年，外地的高级社办得热火朝天，陆家沙怎甘落后？可上级就是不给批，说半农半林的初级社怎能升高级社，要过几年再讲。”陆主任说着站了起来，“‘红心李’说得对呀，他说上级不批，咱们批，前年说我们是‘自发办初级社’，今朝咱不会来个‘自发办高级社’。……”

“红心李？”小赵还以为“红心李”是他所研究的果品。

“‘红心李’，就是李阿根大伯呀！因为他培养出红心李，人老心红，我们村里才送他这个名号。他现在又动脑筋试摸着在溪坑西边的河滩上种果树呢！”

“噢，怪不得天黑了他还在溪滩里干活呢！”

“他就是这么个人，看准了一条道儿就走到底。”红心李，红心李……奔波了一天的赵健心里象灌满了果汁，他一边品味着，便在陆家沙高级社的办公室兼作招待所的小石头屋里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赵健去找“红心李”。

村外的田野里，都是一片果树，有桃树，有梨树，在展

曦之下，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开得一层压一层，远远望去，象一堆堆彩色的云朵，把农舍、村庄都掩埋掉了。再加碧波溪在村南分成东西两条支流，真把陆家沙围成了一个花朵的岛屿。

“要让陆家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就得动脑筋干嘛！”不远，在树荫下的一个苗圃里，一老一小在讨论着什么。老的就是李阿根，他见小赵来了，停住挖树苗的铲子，朝小赵说道：

“照我看哪，陆家沙要搞社会主义，就象种果木一样，要栽，要理，还要除虫子，城里的同志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说着，他把竹根烟管装了烟，点了火。

“阿根大伯说得对！”小赵不住地点着头，然后又问，“阿根大伯，您今年——”

“五十多喽！”他躬下身子，用手在少年刨好的树苗根子上接着土。一生的勤劳给他留下一身硬朗的身骨。小赵不当心碰了一棵桃树的枝子，早开的桃花飘下好几个瓣儿，无声地沾在老人又宽又厚的脊背上。

这时，晨曦已变成了绚丽的朝霞，透过花树，村上浮起一片炊烟。李阿根看看，对那少年说：“庆子，走，吃饭前先到溪坑西边把这些苗子栽上去！”

“这是什么果苗？”赵健问。

“李子。”李阿根答。

“这就是‘红心李’，同志。”少年带着骄傲的神情，补充道。

就这样，赵健在陆家沙住了五天，除了调查红心李的品种演变、培育经验以及陆家沙的自然条件外，还跟李阿根大

伯建立了友谊……

“陆家沙到了。”汽车司机喊了一声。

赵健从回忆之中醒过来，把手中采购竹苗的介绍信匆匆放进袋里，等待着正在滑下坡的汽车停下来。

赵健下了车，走在一条新修的公路上。这条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大堤坝，坝子下面就是碧波溪。溪两旁修得大片大片的田，都用没有棱角的溪坑石砌成阡子。有的是成林的果木；有的是稻田。变了，哪里是十多年前他进村时走过的地方，赵健已经辨认不出来了。正在犹豫间，后面走来一个青年人。赵健便问：“同志，陆家沙往哪走？”“你到大队找哪位？”青年人问。

这让赵健怎么说呢！要说找大队负责人买竹苗，可是这边山上，堤下并没有竹林呀！赵健说，要去看一位姓李的老人家。

“是李阿根？”青年脱口说，“那算是找到我家门口了！我叫李庆，他是我爹。哎，你以前不是来过一次？”他的眼睛朝赵健闪着光亮。

赵健一把握住他的手，哈，十多年前抹鼻涕的少年，已成了堂堂汉子了。

“你看咱陆家沙变成个什么样子了？”他指了指竖在山顶上的高压线电塔，带着自豪的神情，“在溪上游，咱公社造了水库，还能发电。今年稻子收成很好，还有桃、李、杏、梨……同志，你怎么不早来，这一阵只能吃到桔子了。快，到家去，今晚正赶上公社电影队来放电影。”他越说越快，越走越急。

进村后，赵健被领进一所一楼一底的新房子。屋里布置得

很简单、清爽。李庆的妻子、一个短发青年妇女，见他们进来，忙到后边的灶间里去安排晚饭去了。赵健把藏在心里的一句话端了出来：“李大伯呢？”

“唉，怎么说呢！”他端过一只竹椅给赵健，接着说，“我参军那年，爹在东坡试验种竹子，等我回来，竹子已经成林了。去年，我成了家，打算把老人搬到新房子来一块儿住，可他心里只挂着竹园子，干脆在竹林里搭起了土房子。”

“嗨！竹园子？”赵健有意识地问。

“对！东山岙早成竹山了，还向外支援竹苗呢！”

赵健想起这次来采购竹苗的任务，高兴起来；说实话，他一直在担心县里会不会把介绍信开错了地点呢。

“阿根大伯过去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？”赵健想起过去听说李大伯受到处分的事，继续问道。

“我爹的党纪处分早就撤消了。现在才清楚，这就叫做路线斗争。”接着李庆就述说了起来：

六一年那阵，县里来了个领导人，一到公社就下令碧波溪水库下马，把公社的五台拖拉机全部没收送走，整天大会、小会地宣传什么“责任田”的十大好处。几户没改造好的地、富、反，竟唱起了“土地还家”的调调来。李阿根一看不对劲，就拿出毛主席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那本书来，到处宣传毛主席关于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’的伟大真理。有一次他把搞互助组时村里编的‘单干十大害处’拿出来让社员们念，被县里派来的一个干部发现了，指着李阿根叫道：“你又在开什么黑会？”李阿根嗓子也不低：

“我们开的是走社会主义的红会，你们搞的‘责任田十大好

处’开的才是黑会呢！”后来这个干部给李阿根作“思想工作”，说：“什么是责任田？责，就是人人负责；任，就是任务；田，就是种田；人人负责完成种田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嘛。”李阿根说：“责任田，照我说很简单，就是搞单干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”对方说：“你在村里有些威信，在责任田上你要带个头。”李阿根说：“我带头要带社会主义的头，别人喊我‘红心李’，我红心永向毛主席！”

“那个干部说我爹对抗上级，目无组织，就这样，他们那些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擅自对我爹作出党纪处分的决定。”李庆说着坐下来，巴掌攥得格格响。

赵健的脑海在翻腾着。在这个普通的农舍里，他在上着学校生活中所从来没上过的课。他要了解，自己最好的老师‘红心李’的一切，哪怕是一个生活细节也好。

这时天已经暗下来了。赵健急着要去看李阿根大伯，李庆说夜里去东山岙山路难走，晚上他爹一定会进村来看电影的，吃过饭到电影场一定会见到他。哪知李庆把父亲的行踪猜错了，老人家晚上根本就没进村。

是老人家身体不好，还是腿脚不便？一夜来，赵健把所了解的关于“红心李”的身世、思想、作为，以及十几年前留给他的显明印象，都从记忆里翻出来，联贯着，思索着……

天蒙蒙亮，赵健急匆匆往东山岙跑去。穿过一片果林，赵健踏上盘山小路。蹚过山脚，只见满山满坡是墨绿的一层，啊，是竹子！它长得密密实实，漫山铺上去，直到缠在山头的晨雾里。山后的初阳，照在山头上，勾出一线金红色的轮廓。

道路越走越小，为了早一些见到那位老人，他的步子不由地加快了。竹林里静寂得很，只有竹叶丛里传来啾啾的鸟鸣声。

在一股小溪流旁，有一株合抱的大枫树，根深叶茂，虬枝峥嵘。经霜后的枫叶，片片血红，抬头望去，真象一股冲天大火。竹林在枫树的对比下，更绿得青翠欲滴；枫树在竹林的衬托下，更红得气势万千。就在枫树后面，他发现了一间土房子，房门关着。赵健清了清嗓子朝里喊了一声。

“来了！”屋里传出浑厚的声音。

竹排门开处，露出一个年青人的脸，嘴唇上刚刚长出一层绒毛，双眼惺忪，是一副刚爬出被窝的模样。

“李大伯呢？”赵健失望地看了看小伙子。

“噢，师傅昨晚到后山大队去了。”说着，把客人让到屋里。屋子就是矮矮的一大间，两张床，一个灶，还摆着不少农具。青年人把对着门的大板窗支起来，几缕桔红色的阳光，立即把这个小土屋照得明晃晃的。

这青年是从上海来的插队落户的学生，李大伯是他的教育户，所以称作师傅。因为他工作细心踏实，生产队才派他作“红心李”的徒弟。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赵健问。

“难说。昨晚我要陪他进村看电影，他不肯去，说林子大了，什么‘鸟’都会有，山上就是高压电塔，别让坏人趁咱们看电影的时候出坏点子。他立即拿着电筒去巡山，电影散场以后，又跟着后山大队的人到后山去了。”

后山副业组在用竹箬壳编门毡，李阿根打算趁农事稍闲，组织个妇女班向人家学艺呢！

“你师傅蛮喜欢竹子吧！”赵健随口和小伙子聊起来。

“可不，喜欢得象性命！”这知识青年也学起山里人的口气，“前两年我刚从上海到这里，竹山还封着，你就是拗他个竹节儿剔剔牙缝也不行呀！可有时也不尽然。”

“噢，你说说看。”赵健坐到一张竹床上，和小伙子谈得投机起来。

“那年冬天，我们队的青年人没早没晚地打起扑克牌来。一户富农竟把一些古老败气的书拿出来，让他们看。师傅得知后，气得不得了。他对我们说：‘你们空下来就不能唱唱样板戏！’有的说：‘那也得拿钱去买胡琴、笛子呀！’第二天，师傅在竹园里转了好几圈，挑选了好几十根粗细粗细、大大小小的竹子，毛竹、青竹、苦竹、凤尾竹，弄了一大抱，扛来用锯子一截，琴筒子、笛管子、弓子、把子、键子、梆子，什么都有了。去年县里搞会演，我们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一台土制乐器，可叫响了！”

两人就这样在小土屋里无拘束地谈着、笑着，忘记了时间。忽听窗外有人问道：“城里有同志来了？”只见李阿根象阵旋风似地跨进门来。他赶上来握着客人的手，端详着对方的面孔。

“十多年前，我在村西的溪滩上碰到你……”

“噢，大学生，记得记得！”他的竹节般的大手把赵健的手攥得发痛，“来得正巧哇，大队搞了个青年果品科研组，正需要人辅导辅导呢！”

阿根大伯并没有见老，满口整齐的牙齿，闪闪亮。还是那副精神，还是那副筋骨。

赵健把采购竹苗的事立即向阿根大伯说了。老人接口

道：“在后山，我听家里的电话说过了。好哇，五百兜没问题！种竹子可是大好事。”

“是呢，刚才你徒弟单就竹子的用处，就跟我排了半个小时。”老人听着，掏出竹根烟管，在烟布袋里掏着、掏着，显然，他对客人的话很感兴趣。赵健如数家珍似地排了一遍后，总结道：“总之，竹子用处很大，能吃、能住、能用、能代钢筋、能入药，还能做乐器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老人又问。知识青年见赵健答不上来，便补充道：“箬壳也不是废物，还能编东西。”

“你们忘了一条，还能做武器，杀美国鬼子。”

两个青年沉默着。门前的大枫树，象一个越烧越旺的大火把一样，在风中霍霍响起来。阳光下，它燃烧得更红了。

老人换了个话题，接着问赵健：“你们农场种的什么果木？”

“除了稻子以外，也象陆家沙一样，种着桃、李、杏、梨。场里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村推广优良品种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您的红心李，在我们场里也结果了。听说，云南的西双版纳，东北的长白山，也种起来了。”赵健兴奋地向老人介绍着。

老人并没有专心地听赵健的话，他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说：“过去种田植树为活命，结果是穷人丢性命。现在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，种田为革命，为革命呵，想想陆家沙对党、对人类的贡献还是太小了！”

阳光透过竹梢枝叶的空隙，把竹叶的美妙图案印到小土屋的黄泥地上。屋里静静的，只听见外面的小溪在哗哗地流

着。两个青年人在细细消化着老人的每一句话：‘红心李’，你有着多么广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，尽管你年逾花甲，但在你的血液中永远奔腾着新鲜的血液。

数天之后，陆家沙生产队完成了五百兜竹苗的选掘任务，在‘红心李’的指导下，株株留足了竹根，为了防止水分蒸发，还用塑料薄膜精心把梢头包起来。

在离开小茅屋前夕，赵健再三向李阿根大伯道谢，并表示要把陆家沙的竹苗在农场里培育成林。

李阿根大伯深情地望着赵健，语意深长地说：“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，斗争是复杂的，种好果子、竹子，可别忘了除虫子呀！”

赵健面对这位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老人，充满了崇敬之情，他的心在说：

“红心李”，你多象碧绿的翠竹，蓬勃向上；你多象丹丹的红枫，永远火红！

老 站 长

陈 志 来

前年秋天，我从农业大学毕业，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到河东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一报到，就找站长。站里正在整理材料的文书告诉我：老站长在荷塘生产队。我问明了道路，直奔河塘，只见那里一班人正在耘晚稻田。我正想问一下老站长在哪里，忽然“啪”的一下，从田里飞来一棵带泥的稗草，打在我那条灰卡其裤上，弄得一身泥浆。我不由得一声“哎哟”，心里直光火。那个扔稗草的耘田人听到了声响，抬起头来。在一顶晴雨两用的尖顶斗笠下，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抱歉的神情，连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面对老人和气的态度，怎好意思发作呢，我也连连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同时问：“老伯伯，可晓得农技站的朱站长在哪里？”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突然说道：“你是马可强同志吧。”“你……”我露出了惊奇的神色。“我就是朱尚群！”对方豪爽地说，并且站了起来，跳上大路，在水渠里粗粗洗了下手脚，跑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真是不打不相识啊。”

这就是老站长！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他头顶斗笠，上身穿着一件对襟老布衫，袖管直挽到肘弯上，右胳膊上缠着一条老布手巾；下身一条毛蓝布短裤；特别是一双粗糙坚实的大手……这分明是个道地的老农民哪。然而